

名家名译
高植译托尔斯泰



ВОЙНА И МИР

战争与和平

I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根据莫斯科国家艺术文学出版局 1937 年版本译出

前言

1

本书是依据莫斯科国家出版局一九四一年版的原书（四册）翻译的。翻译时先后借助毛德和迦纳特的英译本。毛德译本的注释大都借移在译文里。

为了保持原书的面目，对白中的外国文和引用的外国文都尽量保留，大体上照原文附注译出，但凡是篇幅稍长，占一页以上的，即从略。有些句子里，法文和俄文混杂难分，甚至俄文名词前用了法文冠词，难以处理，只好在紧连着的译句里重复若干已译出的字。

人物中妇女姓氏的字尾全照原样。你您二字在原文的对白中表示关系的亲疏和感情的深浅，全照原样。书中的军下单位是军团，军团下单位是师。在度量衡方面，一律译音，如皆夏其那（俄亩）；独俄里，仿照英里之为哩，用了个俚字。

毛德英译本一九四三年版的一篇附注和史事年表，附译于下（见2, 3）。

2

—— 开头几章的附注 ——

战争与和平第一卷写俄军在奥地利对抗法军的战争，以奥斯特利兹战役为收场。

在雾月十八日（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政变之后，拿破仑由革命执政内阁中的将军，一变而为法国的元首，名义是第一执政。三年后，他成了终身职的元首，又二年（一八〇四年十二月），他做了法国皇帝。在一七九六——一七九七年，他在第一次意大利战争中，已经借坎坡·福米阿条约使他自己成了北意大利和莱茵河右岸的主人，并借一八〇〇年第二次意大利战争巩固了、提高了他的地位。起初他并没有遭到严重的反对。邻邦普鲁士与奥地利的土地受他的掠夺，但已一再挫败，对他惧怕，并且由于瓜分波兰，他们取得了失地的补偿。

只有两个重要的敌手对抗拿破仑，即是英国与俄国。年轻的沙皇，亚力山大一世，明白了拿破仑的野心对欧洲的危险，但是由于普奥两国不愿参加，并且在起初行动谨慎，所以拿破仑最初准备进攻英国。他占领了英国的属国汉诺佛，一八〇三年在布伦建立了一个巨大的设防的阵地，他在这里集中了一个军。他和西班牙联合，预备了一个大舰队掩护“布伦远征”，并使侵英成为可能。海军上将微尔涅甫本应统率舰队进入海峡，可是他的努力没有成功，他的舰队于一八〇五年被纳尔逊在特拉法加角击毁了。一八〇四年曾发生了一件事，它对欧洲各国朝廷有了巨大的影响，促使他们反对拿破仑。关于卡杜达—皮歇格鲁反对拿破仑的共谋的调查，显露了他们和布尔朋皇室的勾结，并被误认和皇室的后裔，L. A. M·德·布尔朋·康代，翁歧安公爵有关。拿破仑派法国骑宪兵在巴登领土中捉拿公爵，他们秘密地渡过莱茵河，把他押到巴黎附近的芬森城堡，在这里，他被法国军人们所组成的委员会在压力之下做了非法的审判，之后被枪毙了。

欧洲各国的朝廷无不谈论“正义者的殉难”，但是只有亚力山大一世是采取行动的元首。俄国大使撤离巴黎，法国大使离开彼得堡。战争与和平开始时，一八〇五年六月（译者按为七月）在安娜·涉来尔的客厅中的谈话，充满了因为这个杀害事件而对拿破仑的愤慨。他被称为凶手、基督叛徒、暴君，没有人说他是皇帝，虽然他在半年之前就登位

了。他们甚而不称他拿破仑，只称他保拿巴特（Bonaparte）或甚至布奥拿巴特（Buonaparte），这暗示他不是法国人，而是科西加人，含有讽刺之意。

在一八〇五年六月，这个“恶徒”的恶行增多，引起欧洲的反感。最初，在三月间，他组成了意大利王国，在米兰自行加冕为意大利王，稍迟，把热那亚共和国并入法国，并组成卢卡小王国，他把这个小王国给了他的妹妹绮丽莎和妹丈。在本书的开头，这些事件是作为新闻加以叙写的。

安娜·涉来尔希望发西利公爵说出俄国要同法国打仗。她的预料是对的。亚力山大一世与欧洲其他国家所进行的谈判快要成功了。这年三月，诺佛西操夫所谈判的条约和英国订立了，它的目的是在强迫拿破仑从汉诺佛和意大利撤退他的军队，并承认荷兰与瑞士的独立。五月，文村盖罗德被派赴奥地利，提出英、俄、瑞典、奥地利、那不勒重新联合作战的计划。迟疑不决的普鲁士几乎被迫参加了。这个计划的详情见一卷一部二十三章中老保尔康斯基和安德来公爵的谈话。

拿破仑得悉反对他的各项准备，并想要破坏这个联合，出乎意料地要同英国议和。英国请亚力山大做居间人，后者派诺佛西操夫到巴黎去做他的代表。但六月间诺佛西操夫抵达柏林时，听到热那亚已被侵占，便未去巴黎。战争此刻是不可避免了，它不久就爆发了，然而普鲁士（普国大臣们好格维兹和哈尔顿堡均被提及）仍然没有参加。

在这部小说的初稿中，托尔斯泰提到皮阿托利神甫的真名，但后来改为莫利奥神甫，给了他更重要的任务。皮阿托利曾经做过阿丹·擦尔托锐斯基的教师，是亚力山大一世的朋友和顾问，在那个时期，他和亚力山大有密切的接触。皮阿托利的永久和平的计划，有一个时候，引起了彼得堡的兴趣，俄国在这个计划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它对于亚力山大后来神圣同盟的计划有点影响，应该列在那许多渐渐酿成国际联盟的计划与建议之内。

书中所写的老保尔康斯基公爵是影射托尔斯泰的外祖父，H. С. 福尔康斯基，他是叶卡切锐娜女皇时代的将军。托尔斯泰的母亲是他的独生女。福尔康斯基没有儿子，小说中安德来公爵是托尔斯泰创造出来的典型，他把他自己的若干方面和他的哥哥塞尔该·托尔斯泰的若干特质附丽在这个典型上。托尔斯泰的另一方面在小说中分给了彼埃尔。

3

—— 重要历史事件年表 ——

一八〇五年（第一卷第二部）

旧 历	新 历	
十月十一日	十月二十三日	库图索夫在不劳诺检阅一个团。不幸的马克到临。
十月二十三日	十一月四日	俄军渡恩斯河。
十月二十四日	十一月五日	战斗在阿姆世太顿。
十月二十八日	十一月九日	俄军渡多瑙河。
十月三十日	十一月十一日	在丢任施坦击败莫尔提页师。
十一月四日	十一月十六日	拿破仑自射恩不儒恩致书牟拉。射恩格拉本战役。

一八〇五年（第一卷第三部）

十一月十九日	十二月一日	阿斯忒拉里兹（Ostralititz）军事会议。
十一月二十日	十二月二日	奥斯特理兹（Austerlitz）战役。

一八〇六年（第二卷第一部）

一八〇七年（第二卷第二部）

一月二十七日	二月八日	普鲁士-爱劳战役。
--------	------	-----------

六月二日 六月十四日 佛利德兰战役。

六月十三日 六月二十五日 皇帝相会于提尔西特。

一八〇九——一八一〇（第二卷第三部）

一八一〇——一八一—（第二卷第四部）

一八一———一八一二（第二卷第五部）

一八一二年（第三卷第一部）

五月十七日 五月二十九日 拿破仑离德来斯登。

六月十二日 六月二十四日 拿破仑渡聂门河入俄境。

六月十四日 六月二十六日 亚力山大派巴拉涉夫见拿破仑。

七月十三日 七月二十五日 巴夫洛格拉德骠骑兵在奥斯特罗夫那参战。

一八一二年（第三卷第二部）

八月四日 八月十六日 阿尔巴退支在斯摩棱斯克听到远处射击声。

八月五日 八月十七日 炮轰斯摩棱斯克。

八月七日 八月十九日 保尔康斯基老公爵离童山赴保古恰罗佛。

八月八日 八月二十日 库图索夫任总司令。

八月十日 八月二十二日 安德来公爵的纵队和童山平齐。

八月十七日 八月二十九日 库图索夫到达擦锐佛—萨伊密锡指挥军队。尼考拉·罗斯托夫到保古恰罗佛。

八月二十四日 九月五日 涉发尔既诺堡的战役。

八月二十六日 九月七日 保罗既诺的战役。

一八一二年（第三卷第三部）

九月一日 九月十三日 库图索夫下令撤退穿过莫斯科。

一八一二年（第四卷第二部）

十月六日 十月十八日 塔路齐诺的战役。

十月^{六七}日 十月^{十八十九}日 法军离莫斯科。

十月十二日 十月二十四日 马洛·雅罗斯拉维次的战役。

十月二十一日 十一月二日 哥萨克兵在维亚倚马掳掠法军。

一八一二年（第四卷第三部）

十月^{三十二}日 十一月^九日 法军在斯摩棱斯克。

一八一二年（第四卷第四部）

十一月^四日 十一月^{十六至二十}日 克拉斯诺的战役。

十一月九日 十一月二十一日 奈伊领后卫到达奥尔沙。

十一月^{十四至}日 十一月^{二十六至}日 渡柏来西那河。

十一月二十三日 十二月五日 拿破仑在斯摩尔高尼离弃军队。

十二月六日 十二月十八日 拿破仑到达巴黎。

一八一三——一八二〇（尾声第一部）

第一卷

第一部

1

“Eh bien, mon Prince, Gênes et Lucques ne sont plus que des apanages, des领地, de la famille Buonaparte. Non, je vous préviens, que si vous ne me dites pas, que nous avons la guerre, si vous vous permettez encore de pallier toutes les infamies, toutes les atrocités de cet Antichrist (ma parole, j'y crois) — je ne vous connais plus, vous n'êtes plus mon ami, vous n'êtes plus [哦, 公爵, 热那亚和卢卡^①不过是布奥拿巴特^②家的领地了。可是, 我要警告您, 假使您不告诉我, 我们已经有了战争, 假使您还敢掩饰这个基督叛徒的一切罪恶, 一切暴行, (我确实相信, 他是基督叛徒) ——我就要和您绝交, 您就不是我的朋友, 您就不是] 我的忠实的仆人, comme vous dites. [像您所说了的。] 哦, 您好, 您好。Je vois que je vous fais peur, [我知道, 我吓着您了,] 坐下来谈谈吧。”

这话是著名的安娜·芭芙洛芙娜·涉来尔在一八〇五年七月接待第一个来赴晚会的达官要人发西利公爵时所说的。她是玛丽亚·费道罗芙娜太后的女官和心腹。安娜·芭芙洛芙娜咳嗽了几天, 照她说, 是患感冒(感冒在那时是新字眼, 只有少数人采用)。那天早晨穿红号衣的听差所分送的请柬中, 一律写了这样的话:

① 毛注: 热那亚于一八〇五年并入法国, 卢卡于同年改为侯国, 受拿破仑辖制。

② 这是拿破仑的姓, 本书中有两种拼法, B后有u的, 如此处所译; B后无u的, 译为保拿巴特。

“Si vous n’avez rien de mieux à faire, M. le comte (或mon prince), et si la perspective de passer la soirée chez une pauvre malade ne vous effraye pas trop, je serai charmée de vous voir chez moi entre 7 et 10 heures. Annette Scherer.

〔伯爵（或公爵）先生，假使您没有更重要的事情，并且假使赴可怜的病妇的晚会这个期望，不太使您感到怪异，则今晚七时至十时倘蒙您光临舍下，无任欢迎。

安娜·涉来尔。〕”

“Dieu, quelle virulente sortie! 〔呵呀，多么厉害的责难哦！〕”进房来的公爵回答，一点儿也没有因为这样的接待感到不安。他穿着绣花的朝服，长筒袜，低口鞋，佩着几颗明星勋章，扁平的脸上带着明朗的表情。

他说的法语是那么文雅，他的语调是那么温和宽厚，那种法语不但我们的先辈用来说话，而且是用来说构思的，而那种语调又是在社交界和朝廷里阅历深久的要人所特有的。他走到安娜·芭芙洛芙娜的面前，向她俯下洒过香水的光亮的秃头，吻了她的手，然后安闲地坐到沙发上。

“Avant tout, dites moi, comment vous allez, chère amie? 〔亲爱的朋友，首先，您告诉我，您的身体怎样？〕让我放心。”他说，没有改变他的声音和语调，在语调的礼貌与同情里却可以体味到他的漠不关心，甚至讥讽。

“当你精神痛苦的时候，身体怎么会好呢？在这样的时候，一个有感觉的人能够不焦心吗？”安娜·芭芙洛芙娜说，“我希望您一个晚上都在我这里，行吗？”

“那么英国大使馆的庆祝会呢？今天是星期三。那里我一定要到一下的，”公爵说，“我女儿要来找我，陪我一道去的。”

“我以为今天晚上的庆祝会取消了。Je vous avoue que toutes ces fêtes et tous ces feux d’artifice commencent à devenir insipides. 〔我认为这一切

的庆祝会和放焰火都要变得无味了。〕”

“要是他们知道了您想要这样，他们就会把庆祝会取消了。”公爵说，好像一个开足了发条的时钟，习惯地说着连他自己也不想令人相信的话。

“Ne me tourmentez pas. Eh bien, qu’a-t-on décidé par rapport à la dépeché de Novosilzoff? Vous savez tout.〔不要挖苦我了。哦，关于诺佛西操夫^①的紧急公文，他们作了什么决定呢？您全都知道。〕”

“怎样向您说呢？”公爵用冷淡的没精打采的语气说，“Qu’a-t-on décide? On a décidé que Buonaparte a brûlé ses vaisseaux, et je crois que nous sommes en train de brûler les nôtres.〔他们作了什么决定呢？他们断定了，布奥拿巴特已经破釜沉舟，我觉得，我们也要破釜沉舟了。〕”

发西利公爵说话总是懒洋洋的，好像是演员在说老戏中的道白。反之安娜·芭芙洛芙娜·涉来尔虽然四十岁了，却还是十分兴奋而冲动的。

做一个热情的女子，成为她的社会职责了，有的时候，她虽然不愿意这样，却为了不辜负熟人的希望，她又做了热情的人。那不断地流露在她脸上的、被约制的笑容，虽然和她的憔悴的容貌不相称，却像流露在被溺爱的孩子们的脸上一样，表示她一向知道她的可爱的短处，这短处她既不愿意，也不能够，并且还觉得不需要矫正。

在关于政治问题的谈话中，安娜·芭芙洛芙娜激动起来了。

“啊，您不要和我说到奥地利了！也许，我什么都不明白，但是奥地利从来没有希望过战争，现在也不希望战争。奥国出卖了我们。只有俄罗斯应该做欧洲的救星。我们的仁君知道他的崇高的使命，并且会忠实于他的使命，就是这一点是我所相信的。我们的仁德的非凡的圣君要负起世界上最伟大的使命。他是这么贤良高贵，上帝不会离弃他的。他要完成他的使命——消灭革命的祸患，这祸患现在以这个凶手和恶棍为

① 毛注：诺佛西操夫是一八〇五年缔结英俄同盟的人。

代表，比从前更加可怕了。我们应该单独地为正义者的血去复仇。……我问您，我们能够信托谁？……英国是商业的脑筋，不会了解、而且不能够了解亚力山大皇帝精神的伟大。英国拒绝从马尔太撤退。英国想要看出并且还在寻找我们行为内里的动机。他们向诺佛西操夫说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他们没有了解，他们也不能够了解我们皇帝的自我牺牲的精神，他自己一无所求，只想要为世界谋取幸福。他们保证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就是已经保证的，也不会实现的！普鲁士已经声明了，保拿巴特是不可征服的，整个的欧洲毫无力量反对他……哈尔顿堡和好格维兹^①的话，我一个字也不相信。Cette fameuse neutralité prussienne, ce n'est qu'un piège. [这个臭名昭著的普鲁士中立，只是一个圈套罢了。]我只相信上帝，相信我们的可爱的皇帝的崇高的使命。他要拯救欧洲！……”她忽然停止了，对于自己的激动露出嘲弄的笑容。

“我觉得，”公爵微笑着说，“假使派您去代替我们可爱的文村盖罗德，您一定会胁迫普鲁士王同意的。您有这样好的口才。您可以给我一点茶吗？”

“马上就来了。A propos, [顺便提一下，]”她又镇静下来说，“今天我有两位很有趣的客人，一位是 Le vicomte de Mortmart, il est allié aux Montmorency par les Rohans, [莫特马尔子爵，他由于罗罕家的关系也和蒙摩润斯家沾亲，]那是法国的最好的家族之一。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的善良的侨民。另一位是 L'abbé Morio [莫利奥神甫]：您知道这个大智大慧的人吗？皇帝接见过他，您知道吗？”

“啊！我很高兴会见他们，”公爵说，“告诉我，”他接着说，似乎是刚刚想起了什么，并且说得特别地漫不经心，而他所问的却正是他莅会的主要目的，“L'impératrice-mère [太后]想要任命冯克男爵做维也纳使馆的一等秘书，是真的吗？C'est un pauvre sire, ce baron, à ce qu'il

① 毛注：哈尔顿堡是普鲁士的首相，好格维兹是当时的普鲁士外交大臣。

paraît. [这位男爵，他好像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发西利公爵希望任命他的儿子补这个缺，别人也正努力在请托玛丽亚·费道罗芙娜太后替男爵谋得这个缺。

安娜·芭芙洛芙娜几乎是闭着眼睛，表示她也罢，别的人也罢，都不能批评太后所愿意或者所高兴做的事情。

“Monsieur le baron de Funke a été recommandé à L'impératricemère par sa soeur. [冯克男爵先生已经由太后的妹妹推荐给太后了。]”她只用冷淡的忧郁的口气说。在安娜·芭芙洛芙娜提到太后的时候，她脸上忽然显出了深厚的诚挚的忠诚崇敬的表情，并且夹杂着一种忧郁的神色，她每次在谈话中提到她的高贵的女保护人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她说，太后陛下对冯克男爵表示了 beaucoup d'estime [很看重]，然后她的脸上又流露着忧郁的神色。

公爵漠不关心地沉默着。安娜·芭芙洛芙娜，具备着她所特有的宫廷妇女的伶俐和敏捷，想要一方面责备公爵，因为他竟敢那样批评推荐给太后的人，一方面又安慰他。

“Mais à propos de votre famille, [顺便提一提您府上的事，]”她说，“您知道不知道，您的女儿自从露面以后，fait les délices de tout le monde. On la trouve belle, comme le jour. [就引起了整个社交界的好感。大家都认为她漂亮极了。]”

公爵鞠躬一下，表示敬意和感激。

“我常常想，”安娜·芭芙洛芙娜，沉默了片刻之后，又继续说，她向公爵凑近着，并且向他亲切地微笑着，似乎借此表示政治的社交的谈话已经结束，而知心的谈话现在开始了，“我常常想，人生的幸福有时候分配的多么不公平。为什么命运给了您两个这样好的孩子，两个这样可爱的孩子？你的小儿子阿那托尔不算在内，我不喜欢他，”她竖起她的眉毛不容辩说地加上这一句，“但是您，确实，还不如别人那样赏识他们，所以您不配做他们的父亲。”

她兴高采烈地微笑了一下。

“Que voulez-vous? Lafater aurait dit que je n'ai pas la bosse de la paternité. [您看怎么办呢? 拉法代要说我没有长一个父爱的瘤了。]”公爵说。

“不要开玩笑。我要同您说正经话。您知道，我不满意您的小子。这是机密的话，”（她的脸上露出忧郁的表情，）“有人在太后面前说到他，并且可怜您……”

公爵没有回答，但她沉默着，富有意味地望着公爵，等待回话。发西利公爵皱了皱眉。

“我怎么办呢？”他终于说了，“您知道，为了他们的教育，凡是父亲所能做的我都做了，但是他们两个都成了des imbéciles [傻瓜]。依包理特至少还是安分的傻瓜，但阿那托尔却是不安分的傻瓜，这是唯一的区别。”他说，比平常更不自然更兴奋地微笑着，因此他嘴边上的皱纹特别醒目地表现了意外粗鲁和令人不愉快的地方。

“为什么像您这样的人要养孩子呢？假使您不是一个做父亲的，我便没有一点地方能够责备您了。”安娜·芭芙洛芙娜沉思地抬起眼睛说。

“Je suis votre 忠实的仆人，et à vous seule je puis l'avouer. [我是您的忠实的仆人，并且我只能向您一个人承认。] 我的孩子们——ce sont les entraves de mon existence. [他们是我身上的累赘。] 这是我的不幸。我对自己就是这么说的。Que voulez vous? [您看怎么办?] ……”他沉默了，用手势表示着他对残酷的命运屈服。

安娜·芭芙洛芙娜沉思了一下。

“您从来没有想到替您的放荡的儿子阿那托尔娶亲吗？据说，”她说，“老姑姑们都有la maine des mariages [替人做媒的嗜好]。我自己还没有感觉到这种弱点，但是我心目中有一个petite personne [小姑娘]，她和父亲在一起很是可怜，她是une parente à nous, une princesse, [我们的亲戚，是一位公爵小姐，] 保尔康斯卡雅。”